

(下) 集 作 創 方 東

種四十七第庫文方東

(下) 集 作 創 方 東

東 方 雜 誌 二 十
週 年 紀 念 刊 物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a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二月初版

此書有著作權
必究

（東方文庫）中國改造問題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東方雜誌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
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商務印書館分館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目次

啼聲……………葉紹鈞（一）

地動……………葉紹鈞（一一）

小蜆的回家……………葉紹鈞（二一）

愛流汐漲……………落華生（二五）

慕……………落華生（二九）

警鐘守……………王統照（三五）

在劇場中……………王統照（五三）

湖畔兒語……………王統照（六三）

黃昏……………偃工（七七）

脫離……………偃工（八五）

啼聲

牢騷之作合于時世

費橫者書

用筆之法如劉基之葉紹鈞

睡眠不得寧貼的，再沒過於懷中擁有嬰孩的母親了。獨對冷月的思婦，含淚闔眼的鰥夫，都要比她睡來寧貼得多。惟有她，勞髒減沒了自己，竟不當睡眠作一回事。眼睛雖或闔着，有時也發出疲倦的鼾聲，然而她的心神是永永清醒的。這清醒的心神疑一不雜，只守護着熟睡的嬰孩，嬰孩的一伸手，一轉側，沒有不感應似的立時覺察出來。不但如此，便是嬰孩的一切感覺，沒有什麼動作或其他報告於外的，她也自能覺察，如受了神祕的啓示。當嬰孩沒有放出飢餓的啼聲時，她就給乳；當嬰孩將要張開疲倦的小眼時，她就擁抱得更緊貼一點。這樣，她的睡眠不成其爲睡眠了。

妻臥坐着，抱着新生的女嬰給乳了。黃昏的鎧光透過蚊帳，她們倆就佔據在這

渾熱的昏黃的方的空閒裏。這不知是什麼時候，細碎的錶擺聲不能告訴我們時刻。約略聽得窗外有零零屑屑的雨點聲，但也不一定，細聽去却沒有了。

女嬰吸了一會乳，忽然哭了，雖然有極短的閒歇，聲音却很激越。妻輕輕地拍着她的小身軀，隨發柔美的睡夢似的鳴聲。但是沒有效果，女嬰的啼聲依然不止，而且有點沙啞無力了。

我想：今夜妻已坐起了好幾回，她的心神固然永永清醒着，她的身軀總該得一點睡眠；不然，更使心神沒有安適的住宅了。現在女嬰的啼哭不會一時便歇，要她熟眠當然更長久一點，妻的身軀的睡眠不將無望了麼？

我想着，便起來將女嬰接了過來。同時叮囑妻躺下去睡，全沒經心地睡；我自會抱她，鳴她，待她止了哭，熟睡了，更會擁着她。有幾夜我們也曾這麼做，不是第一次了，所以妻就側身躺下，散亂的頭髮，蓋着她尚未恢復的蒼白的左頰，入睡了。到了我的牀上，我靠靠枕頭，半躺地坐着。女嬰的啼聲弛緩而輕微了。她的不甚

張開的眼睛，有點不成滴的淚痕，似乎瞪視着我。豐肉的兩頰，聚起的可愛的小嘴唇，雖然二十多天內看得慣了，只覺得滿蘊蓄着新鮮而有希望的意思；便在暈黯的燈光裏，我的倦眼仍不厭地看着她，我也同妻的樣子輕輕地拍着她的小身軀，還發出粗劣而不中節的倦怠的鳴聲。這樣的不知經了多少時間。她的啼聲不聽見了。

女嬰向我開口了，這是這樣的：她不僅是她，也就是人間無量數的子女學童們。我聽了她的說話，同時也聽到人間無量數的子女學童們的說話，我不僅是我，也就是人間無量數的父母教師們。我在聽着，人間無量數的父母教師們也在聽着，她和我都變化了。一個就是衆多，衆多就是一個。但是我絕不覺得這事有點奇怪，只覺情形本來如此，所以當時並沒有想什麼。

她沒有開口之前，舉起小拳頭向我作打擊的形勢，眼睛張得很大，放射出憤怒的光。語聲從她的小嘴裏發出，很有威嚴的，使我懷然。她說：『你這麼拍我，鳴我，在

你以爲是愛我；如其不作深思，我也可以承認你是愛我。但是，你終究是我的唯一的仇敵！

『這多麼足以驚怪，突然指我們是他們的唯一的仇敵！既然愛了，爲什麼又是仇敵呢？』這時候我覺得『我』和『我們』竟是意義相同，可以隨便應用的兩個代名詞了；而『她』和『他們』『你』和『你們』也是一樣。我心裏雖然驚怪，却並不開口質問，爲的什麼，我自己也不明白。

『你們試想，你們所謂愛我們的，有多少意思？不如確切一點說，這是你們自己的遊戲和消遣。先問你們：你們曾爲我們的身體着想而尋求過適宜的保育方法麼？你們曾爲我們的智慧着想，而給與過有味的恩物玩具麼？你們曾爲我們特設過一種好的境界麼？你們曾爲我們講誦過一些好的話語麼？你們曾應着我們所需要而授付過麼？你們曾檢着我們的危害而防遏過麼？總之，你們會真個爲我們盡過一點心麼？』

我只是不開口。她的——也可以說他們的——臉上顯露鄙夷而嘲諷的神情，接着說：『爲什麼不開口？答不出來麼？想起了的確沒有過，不好意思開口麼？看着你們的羞慚的眼光，知道後一句給我們說中了。真個沒有過，却還自以爲愛我們！這等膚殼的愛值得什麼呢？』

『你們只是遊戲和消遣罷了！不管是什麼東西，你們高興的時候，便是黏韌難化，也同玩弄貓狗一般地給我們喫了。我們所需要的養料，或者反不給，因爲你們覺得沒意思。不管是什麼衣物，你們以爲可以裝飾你們的小玩物的，便是笨重累贅，也給我們穿戴了。我們所需的輕暖的服飾，或者反不給，因爲你們不歡喜。你們窮苦的，給喫則有一頓沒一頓；給穿則掩了下身不蓋上體。黑暗的滿積灰塵的屋角裏，我們被掉棄一般在那裏蜷着。臭蟲蚤蝨繁殖着的草鋪上，我們被施捨一般在那裏躺着。這就是你們的保育方法了！』

『你們中間，有些同牛馬一般，肩背上負着不可堪的工作，要我們幫一點忙，便

將笨重可怕的工具，授與我們嫩弱無力的小手，叫我們也照樣地工作起來。有些讀慣了你們的書本，看慣了你們的畫幅，要我們也嘗一點你們的趣味，便將那些書本畫幅授與我們，叫我們也照樣地讀看起來。你們歡喜賭博，常贏了錢非常樂意的時候，就給與一副紙牌，叫我們也這麼玩去。你們歡喜參拜神佛，常參拜罷畢，信心堅絕的時候，就給與一個蒲團，叫我們也多多地拜幾拜，這就是你們所給與的恩物玩具了。

『空曠的原野，你們以爲是野蠻人居處的地方。蔥綠的樹林裏，你們說藏着老虎。小刀小斧小錐小鑿是下流的木匠的傢伙；顏色鉛粉也用不到，又不要當什麼畫小照的窮畫工；你們是常常這麼說的。你們要將你們的小玩物弄成個斯文和高貴的東西，所以把我們藏在方正而簡單的廳堂庭院裏。你們的院子和校庭，乾淨到一無所有。你們的屋室和課堂裏，方方的桌子，方方的椅子，不小心就會撞破了頭，使我們不敢奔跑。你們窮苦的，又何嘗不希望有這等方正簡單的廳堂庭院，

將我們畜養在裏邊；不過是做不到！可是，你們的家又太過隘窄雜亂了，粥鍋，便器，草席，桌，櫈等等東西只將我們擠，將我們擠到了門外。於是我們只有在泥塗的水浸的風揚的沙飛的街上打滾。這就是你們給與我們的境界！

『你們又何嘗同我們談過話！你們堅信小玩物不是你們的談話的伴侶，你們自有你們的高尚而有意義的思想，不是我們所能懂得的。你們勞作的，自己當機器還來不及，自然也不同我們談話。只是當你們快活的時候，「小寶貝，「小心肝，」地叫一陣；不爽快的時候，「可厭的東西！」「我要打了！」「快給我滾開！」地罵一回。這使我們不能想一個清楚的念頭，說一句完全的話；因為這些都要談話做一個鎖鑰的，而你們對我們僅有的談話，只有歡叫和怒罵！

『感謝你們；特標出極重大的題目，像煞有介事地教育我們了。你們保存着古昔傳下的記憶，相信這完全是好的，因為合着你們的脾胃；就將全部分授付與我們，還希望我們也照樣地授付下去。我們會否向你們需要這個，曾否感激你們的

授付，你們却全不問詢。你們自有你們的模型，我們是爛泥，要製造供玩耍的泥人兒，只將爛泥往模型裏揪就是了。你們是這樣地教育！

『你們自身患了不可拔的惡病，却不經意地把我們生了下來，於是我們被冤屈着，也患着惡病了。外間疫病流行的時候，你們却如無其事，帶着我們向病菌飛舞的場中亂走，於是我們被傳染着，性命危險了。我們的學齡到屆了，你們却隨隨便便，送進不論怎樣的一個學校。我們的惡習萌芽了，你們却從旁讚揚，說你們的小玩物乖覺。你們是怎樣地不當心！』

『總之，你們起勁起來，便想起我們，照着自己的意思，取出來作弄一番，正像貓兒弄垂死的老鼠當遊戲，老太太用骨牌打五關做消遣。你們若是不起勁，沒工夫，就同沒有我們一樣，我們被擱在一旁，不能在你們的心意中佔到百分之一的地位。』

『你們究會真個爲我們盡過一點心麼？一點，只要有一點，我們就承認你們有

真愛我們的根苗了。但是，這一點在那裏！

她的——他們的——面容轉而爲慘厲，聲音帶着悽楚了。我只是醉迷迷地聽，不想開口。

『我們是要不停地進行，向將來走去的。這將來雖然尙在前方，但我們可以豫測。那邊全是慘酷的遭遇了。我們固然要奮發自己的能力，和那些慘酷的遭遇鬭爭。不過我們已經做了你們的玩物，你們的消遣品；我們已經被損害了。鬭爭的效果怎樣，正難說定呢！』

『你們聽着：我們的身體將脆弱而多病！我們的情感將淡漠而無所屬！我們的思想將拘繫而不得自由！我們將無所有，無所能！我們將微小如沙粒，卑弱如蚯蚓！這都是你們的賞賜！你們究曾愛我們麼？』

『我們不曾請求你們做父母做教師呵！你們既然不自謙地做了，愛我們就是你們的責任。你們却不能愛！不能愛也罷了，退一步說，總當不給我們損害。你們偏——』

又隨時隨處給我們損害！你們不是我們的仇敵麼？

『我們不願有虛幻的奢侈的希望——希求你們的愛，只欲拒絕你們的將我們作遊戲和消遣，就是你們自以為愛我們的。至於我們，也決不能愛你們，因為我們沒有受到你們一點的好處，你們是我們的，不與幫助而反加損害的唯一的仇敵！』她說着，哀哀憤憤地哭了，我聽見他們哀哀憤憤地哭了。

妻的不眠的心神感應着女嬰的哭聲，半身爬起來，揭開了蚊帳喊我。我於是醒了，聽得疏的雨點敲白鐵水落的寂寞的聲響。女嬰在我的臂彎裏，愁苦的臉啼着，小臂膊用力地舞動，手握着小拳頭。

妻迷蜜地溫語道，『我的心肝，到你媽媽的懷裏來罷！』

我起身抱女嬰給她，心中迷惘地想，『不要媽媽爸爸，且求免得做她的仇敵罷！』

一九二二，五，二三。

地動

真是小孩子的心理

葉紹鈞

『再講一個罷，爹爹。』

明兒憑着父親的膝，兩臂略略推動，父親的身軀也輕輕地搖了。他那紅柔豐滿的兩頤，却有淺淺的渦兒，在燈光裏越顯得鮮美；覆額而翦齊的髮，又含有可愛的潛力，使坐在旁邊的母親和祖母只是看着他微笑。假若父親母親祖母的心力可以以把三根輻來比喻，那末他就是中心的軸了。

『再講什麼呢？』

父親摩着明兒的頭髮，更托着他的後腦使更近一點；他的面龐就貼在父親的膝上了。他的明淨的眼睛從眼角裏注視着父親的嘴，好似那邊將有個可喜的世界要湧現呢。他說：

『就講地動罷。』

他還牢記着昨晚的事。那時一家人同今夜一樣，什麼魚兒蝦兒是父親嘴裏的故事，溫和的甜美的是祖母和母親臉上的笑，寧靜的忘了世界的是明兒聽講故事的心。最先是母親覺察，怎麼身子有點搖動，桌上的花瓶也擺動了！隨後便聽得窗外有嘩……的聲響，房屋的骨骼也咕咕格格地響起來了。她才想到這是地震，悄悄而顫抖地說，

『地動了！』

於是父親的演講中止了；明兒的睛珠突出而不轉，雖然他不知道地動含有怎樣的恐怖。室內全然靜默，只聽狂風似的聲響在窗外的遠處經過；又覺身體動盪，彷彿在單槓急搖的船裏。

『我們跑下樓去罷，走到場上去罷，危險呀！』

父親輕輕地說，但是他坐着不動。祖母乾枯的臉上露了青色，似乎要說話的樣

子，上下唇動了幾回，可是沒有說出來。大概有四十多秒的時間，地動才停止了。

『什麼呀？』

明兒的一聲打碎了室內的沈靜。大家才談起地動的事情來。恐怕他再要動，不免起一種對於不可測量的災患的強烈的憂慮。不過也沒有法子；只得用獨斷互相安慰，以為決不會再動了。祖母就講她早年來的經歷，那一年地動，引起了一「長毛」；那一年地動，入秋大雨四十天，田中顆粒無收。明兒在暫時被遺忘的地位，靜靜的聽着，也滿足了嗜好故事的欲望；並且學得了「地動」這個名詞，體會了什麼是「地動」了。

『我就講地動。』

父親執着明兒的小手，柔滑而肥美的小手。明兒的眼睛注視得更緊，放出希望的光，似乎欲將父親所欲言講的，立刻整個兒攝引出來。父親開始講了：

『那一天地動，動得很厲害，比昨天還厲害。一處地方有個塔，是很高的，幾乎轟